

前些天侯体健老师发了朋友圈,向友邻求助。说陪女儿看电视时,看到某学者在传统文化普及节目中将南宋诗人谢枋得读作“谢 fāng 得”(并配了一张某百科注音为 fāng 的图),他自己遵从老辈学者的选注本,一直读“谢 bīng 得”,却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故而期待朋友赐教。

携新出的《王水照文集》去看水照先生时,他也兴致勃勃地谈起侯老师的这条朋友圈,并且告诉我们“谢枋得”怎么念这个知识点是社科院前辈王伯祥先生告诉他的。他说当时王伯祥先生一个人住,比较孤独,很乐意与晚辈论学,自己就经常去讨教。有一次谈及谢枋得,他念叨,王伯祥先生就纠正他,说这里应该念柄。不过时隔久远,王伯祥先生具体的解释,早已堕入记忆的茫茫深海,水照先生现在也不记得了。

水照先生作的《宋代散文选注》秉承了老辈学者的教诲,将谢枋得的枋注音为 bīng,这在最近再版的《唐宋散文选注》中依然如此(此次再版将张馥之先生《唐代散文选注》和水照先生《宋代散文选注》合于一册,并配精美插图)。

说起《唐宋散文选注》,水照先生又打开了话匣子,做《唐代散文选注》的张馥之先生是他的前辈,《宋代散文选注》本来约的是陈友琴,和张馥之年辈相当。陈友琴先生列目后邀请水照先生一起做,看了他写的几篇样稿,觉得满意,就建议让他一个人来做。水照先生回忆起来,中华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领导当时对此不怎么乐意,但水照先生的前言已经写好了,并且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被分为了上下两篇刊载(《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浅论之一》《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宋代散文浅论之二》,今收录于《王水照文集》第八卷),这样一来中华上编也认可了他这个新锐。

和今天遭遇的发行困境不一样,当年的《宋代散文选注》卖得特别好。水照先生回忆说有一天看见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他也凑热闹,等了好久排到跟前一看,原来卖的正是他的《宋代散文选注》。无怪乎有很多后学晚辈看见他都会说,自己是被《宋代散文选注》引领着走上学术道路的。

最后,说回遵循师说的侯体健老师,和念“谢 bīng 得”的所以然。

侯老师朋友圈论学的魁首张曦文引用吉常宏老先生《古人名字解诂》说明了原委:谢枋得之枋典出《周礼·春官·内史》:“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陆德明释文:“柄,本又作枋。”得通“德”。《孟子·告子上》:“所识穷乏者得我”与“焦循正义:‘得与德通。’”谢枋得字直,以“直”应“枋得”,说的是内史(执法大臣),持八柄,以直为美德。

《宋代散文选注》是王水照先生独立署名的第一部作品,在中华上编出版。一个甲子之后,王先生已是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名家,《王水照文集》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这是缘分也是佳话。

我带着《王水照文集》拜访先生的当天,听先生说谢枋得、说《宋代散文选注》的新旧故事。有幸听闻旧事、见证新事的,我匆匆记下这篇,以对抗岁月中如海如潮的遗忘。

2008年,我当时所在的“八方”出版社老板潘国驹教授安排我去南洋理工大学访问物理学家兼诗人黄克孙(1928-2016)教授,从此与黄教授结下一段善缘。黄教授年轻时因翻译波斯诗人奥玛的《鲁拜集》,享誉文坛。晚年自美国麻省理工荣休后,每年到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一年里大半年时间在星洲度过。

我有幸担任黄教授几本书的责任编辑,一开始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和他开始交往,渐渐有了私交,和他聊些工作之外的文艺话题,成了忘年交。黄先生虽是物理学家,但他雅好文学、音乐、舞蹈、书法,本质上,他是一位“诗家”。

黄教授在“八方”出版的两本诗集《沧江集》和《梦雨录》,除了旧体诗,也有不少新诗。黄先生说:“其实,写新诗比写旧体诗还要难,没有规矩反而更加不知所措,要把新诗写得有诗味,非常不容易。”他认为,中国现代诗人的白话诗太雕琢词藻了,不够质朴,包括余

我曾大致走过石涛(原名朱若极,号“苦瓜和尚”)辗转停留过的一些地方,可以从他的出生地,即身为最后一任靖江王朱亨嘉之子,在一个屠戮之夜得以逃生的广西桂林靖江王府算起。

安徽宣城、黄山可视作僧人石涛和画家石涛一生的两大重要节点。前者乃其青年时代即驻锡敬亭山的广教寺、金露庵和闲云庵,长约20年,于青灯黄卷中度过了人生最好的年华;后者指他几上黄山,燃爆了艺术生命,成为杰出的创新型山水画家。而他的那些与黄山有关的题画诗和画学理论,也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至于后来石涛在京津豪门显贵间的4年北漂生涯,或可看作他人世出世间的一种康熙。我们只需知道,康熙三十一年(1692)秋,孑然一身的“苦瓜和尚”,买舟南下,从繁华的京城一路直抵终老之地扬州。

居扬州4年后,石涛自建大涤堂,算是刚从温饱线上有所挣脱。晚年的

石涛疲于应对画件的催索,仍陷于“无柴烧尽过冬火,有粒便穷养拙根”的窘境。今天涤堂不复见,旷废已久的石涛墓,赖拜唐云先生的石屠传法,为了成全老师的遗愿,在扬州出家时四处打听石涛的遗冢。得知其墓址就在蜀岗之麓的大明寺内,虽颓圮荒凉,尚存经幢等旧物。遂发心加以重修,于2011

## 石涛“叠山”扬州

喻军

年完工,连带辟出一座石涛的纪念馆。

我曾拜谒石涛墓,也观赏过扬州不少的园林,其中,个园和何园为印象最深的两处名园。恰巧这两座园子,均和石涛有关。

有句话叫“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叠石胜”。古时广陵盛产金丝楠木,那是2000年日月精华的积淀(200年才碗口粗),却并不产石。随着扬州成为国际名都,各种公私建筑项目均需石。比如当年扬州的街道满是齐整的长条石铺路,远

比多用不规则小石块拼铺街面的苏锡常来得豪阔。清时扬州的盐商们富甲天下,史载资本银达七八千万两之巨,这是什么概念?当时清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四千万两。在他们种种奢侈的消费中,广造园林馆所便是重要的一项支出,以至于当年的扬州出现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景。从清初的“八大名园”,到乾隆时已逾百数之多。这便需要大量的优质石材,比如叠山所需的湖石、黄石和宣石(雪石)等,还有用来点缀园林的乌峰、石笋、玲珑石。在强劲的市场需求驱使下,自然

“无可以有”“远可以来”,加之水陆交通的便利,这些上等的石材便从四面八方涌入扬州。

叠山乃自晋晋便有的一种风习,后延续为园林艺术不可或缺的表现形态之一,且深具中国山水画的风格神韵。它不仅是一门工匠活,还需空间布置、环境美学、诗境营造等艺术元素的介入。康熙乾隆时期的扬州,就出了一大批

叠山高手,这中间,石涛脱颖而出,成为高手中的高手。拿现在的话说,他就算是跨了界,还位列翘楚之流。

石涛在扬州有哪些叠山作品呢?

说起来比较复杂。我所亲见的晚清名园何园的片石山房和有文字记载的余氏万石园等,可以确定为石涛的存世作品。还有四百年历史的个园假山,偶见陈从周《园林丛谈》对此有如下说法:“寿芝园(即个园)原来叠石,相传为石涛所叠,但没有可靠的证据。”叠石和作画不同,作画讲究个落款钤印,可彰显画家的综合才能,亦属字画鉴定的重要依据;叠山属于集体创作,总不能完工后像电影片尾似的在石头上刻上一长串的人名。据我现场观察,个园叠山之所以传为石涛作品,可能与其分峰排布,颇似黄山且饶有画意有关。

石涛以画黄山名世,人们以为出自他手,实属合理推断。不过,这事若构成一种笼统的认知,则有稍作剖析的必要。扬州的叠山,尤其是那些风格鲜明又无确切记载的,大多被附会于石涛名下,这就没那么牢靠了。

石涛乃一代山水画家,与扬州又有终老的渊源,倘若若干作品出自其手完全合理,毕竟光靠卖字鬻画,不足自养,石涛总得兼个副业吧?但愣说那么多作品都是他加班加夜班,抡锤凿石干出来的,试问石涛一介花甲老僧,体力上允许吗?他忙得过来吗?

另外,倘说石涛这种变革型山水画家,对叠山艺术有独到的认识,那是自然,但涉及具体施工、建筑力学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技能,想必石涛并不在行。《红楼梦》十六回说到建大观园“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栽花,一应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这个“山子野”即指园林专家或曰匠师。他们负责园林的整体规划、工程队管理和建筑施工,有点像“包工头”。垒石叠山和作画写字毕竟分属不同的专业,负画名的石涛或许只需交一张图纸,或提

一岁以后的瑞瑞,几乎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我在《隔离记》中曾经写过

她,对家中过道的画和字,书房里的《诗经》《论语》,她都能一一指出。围着黑围巾的思想者鲁迅先生(赵延年签名木刻复印画)、披着红斗篷的沉思者达摩禅师(蔡志忠先生赠画),她也很熟悉了,她还会对“一念疏忽是错过头,一念决裂是错到底”条幅中的两个“一”和“头”笑,头还是个繁体字,左边豆右边页,她笑,只是重复的作用,并不表示什么,等她大起来我慢慢给她讲,看着眼前,疏忽和错就在一念中啊。我知道,那是习惯使然,我要的就是这个亲近书籍的习惯,虽然三岁以后她都会忘记,但习惯已经养成了。

嘉嘉上班后,因为疫情,请不到保姆,说实话,我们也不敢请保姆,一般的正常节奏是,早晨七点半到八点半,陆地上班顺带将瑞瑞送到左岸花园,有的时候,七点过几分,她就到了。我往往还没起床,她一进门,就会笃笃地走到我的床边,有时叫爷爷,一连叫好几声,有时候,她会默默地站着看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可能在想,爷爷怎么回事呢,还不起床?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呢。她知道上班的概念,也知道天黑,天黑下来,鸟要回家了,她爸爸妈妈也要回家来了;吃过晚饭,她就要回她自己的远洋公馆。2021年2月5日晚六点,天黑下来时,她正好站在窗边,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她随口吟了这么一句:外面黑了,天找不到了。哈,我一听就笑了,以为这是一句好诗,广阔的意境、深邃的哲理兼具。

去年,评审浙江省三年文学奖,我读儿童文学作家郭强的诗集,一首《夜是一只破麻袋》引起了我的关注:每天/每天/每天/都有一个黑乎乎的家伙/背着一只破麻袋/把我们装进去/装进这黑乎乎的世界

哈,“天找不到”的意境与“破麻袋”不相上下呀。成人眼里的夜黑成了一瓶墨汁,夜黑得可以用刀切,但后来瑞瑞还有“夜怕痛”的继续发挥。

关于说话,也真是有趣得很。她学会一个字或者一个词,总要用一段时间,比如“怕”,什么都用怕,喊她吃饭了,她说怕;陆地他们下班了,她也说怕。这样的表达,我一直在研究,她到底想表达什么,我的推测是,吃饭时的怕,应该是不想吃;陆地他们下班回来,是要接她回去,她可能不想回去,找借口。

再举一些好玩的例子。比如“开心”。有天我回家,妻和我说,她今天在厨房,洗菜洗碗,瑞瑞搬个小板凳过来,一下子站在她的身边,这样,瑞瑞的两只手,就够得着那个洗手池了,瑞瑞两只小手不断在池中撩来撩去,然后,一脸真诚地对她奶奶说:好开心呀!妻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说她笑得不行。其实,瑞瑞的语言能力,每天都在变化,从一个字,到两个字,再到三个字,说三个字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主语,奶奶,爸爸,比如她拉臭臭,你说她臭,她就反击:爷爷臭!我琢磨了又琢磨,在瑞瑞的语言系统里面,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不过,她说那种反骨句的时候,我以为可以强化她的亲情概念,自然,语言能力也会迅速提高。

陆地回家时,我们和他说起这个“开心”,陆地说,这一周开始,瑞瑞就开始了“开心”的表达,抱她上车时,她会说“好开心”,抱她去乐堤港玩,她也会说“开心”,总之,她说开心的时候,我们也都非常开心,在她无忧无虑的世界里,她能首先体会到开心,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供一种思路,说不定也偶得上手。最可靠的石涛叠山作品为片石山房,其所在的何园又名“寄啸山庄”,为同光年间湖北按察使、汉口道何芷初辞官归隐之园林。片石山房处何园之南,系其四大院落之一。

游园时,我曾写过一首名为《何园》的诗歌,仅录其中一节:“寄啸之所,辞官之居/有勾连的院落/回环盘绕/有依次叠石/宽展如屏/画檐山房,滴泉注雨,泻之成瀑/嵌壁的手镜,把水中月捕获……”恍觉石涛的影子已闪现其中。

很幸运,我一路走来遇到不少有学问有格调的老人,在他们身上领略到人生的老趣味和老道理。和黄克孙这样的人接触,会时时提醒自己的无知与肤浅,也告诫自己要心术敬畏。

意外又感动,平生第一次我的名字出现在著作中。老先生的为人用心可以想见。



树影横窗知月上  
花香入梦觉春来

陆曙光书

光中。真要玩词藻,怎么比得过五代两宋词。但黄教授推崇艾青,认为他的诗有新气象、有穿透力。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死在第二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都很平实感人。随即,黄教授背诵起来: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黄教授赞叹:“你看,这诗写得多么与众不同。古人也写雪,但从来不是这样写的。”

犹记2014年10月底,黄教授说他一两周后要返美,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维多利亚音乐厅,听一场室内乐演出:一对不太出名的澳洲兄妹的双小提琴组合,曲目包括了巴赫和欣德米特。音乐会会在11月2日的下午,我随即订了票。那天,黄教授穿了正式的西装,打了领带,毫不马虎,可见老派人对“听古典乐”这事的尊重。我也受到影响,从此,

去音乐厅都会尽量穿得体面点。他对刚翻新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建筑很是赞美,演出前,我们逛了一会儿。之前,黄教授身体一向很好,言行及精神状态不像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可是,那天黄教授显然体力不佳,走了几分钟,即在中庭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他说最近身体不适,回美国后要找自己的医生看看。现在想想,或许那就是一个预兆。听音乐时,黄教授兴致倒是很高。

2015年,黄教授没有踏足南洋,令人牵挂。圣诞节的时候,我写信问他何时再来,他回邮道:“现患癌症,在治疗中。能否旅行尚未知。”淡定的他仿佛说着别人的事。

2016年7月,他预感来日不多,寄来一本书稿《平居有所思》,涉及文学和物理的创作经验,可以说是他一生文学与科学两方面的总结。在他最后的日

子里,他和我仍然电邮来往不断,校对修改此书。8月中旬,我寄他两封电邮询问印刷前还有修订否,未见回音,心想不妙,即刻内部制作两本样书快递给他。几天后,收到黄克孙女儿的回邮:“我父亲状态不适,他让我代他回复。感谢你这么快就寄来了样本,他很喜欢。他感觉自己的工作终于完成了。他要我一定转告:他为你感到骄傲,并感谢你能够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为他带来很多美好的经验。”十天后,传来了黄先生去世的噩耗,享年88岁。

很幸运,我一路走来遇到不少有学问有格调的老人,在他们身上领略到人生的老趣味和老道理。和黄克孙这样的人接触,会时时提醒自己的无知与肤浅,也告诫自己要心术敬畏。

意外又感动,平生第一次我的名字出现在著作中。老先生的为人用心可以想见。

## 小重山·记事

何积石

要忆浮华般若中。玉壶分外度、野行空。介怀百折转穷通。莺啼解、烟雨不胜工。星斗问苍松。采诗心所美、篆成龙。琼楼高致事从容。踏歌去、览古煮春风。

## “诗家”黄克孙

何华



夜光杯

十日谈  
夜光杯

责编:刘芳